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梁海燕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关键词]牧童;田园诗;象征;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8)03-0053-03

汉魏六朝诗中很少出现“牧童”,“牧童”形象的被发掘与内涵确立,是唐诗人于诗歌史的一个贡献。唐代诗人塑造了多种类型的“牧童”,使其具有丰富的意蕴、内涵。

一、“牧童”之形象特征

牧童,也称“牧竖”,大多放牧牛、羊、马等。唐诗人笔下的“牧童”,约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披蓑负笠的形体外貌。储光羲《牧童词》云:“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李涉《牧童词》云:“荷蓑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崔道融《牧竖》诗云:“牧竖持蓑笠,逢人气傲然。”蓑、笠等物主要用于遮阳避雨,牧童“披蓑负笠”的装束,与放牧劳动之实际需求有直接关系。诚然,蓑笠等物并非牧童专有,古代文学中的渔父们,也经常“身披蓑衣,头戴青笠”,但二者的精神面貌却很不相同。悠然自得的牧童们既不是出世的隐者,也不是沽名钓誉的高士,他们与垂钓江边的渔翁绝不同类。蓑笠之于牧童,是最接近其生活实际、最符合其劳动性质的形貌装束。

二是倚牛(或骑牛)吹笛的行为特征。笛作为牧童的随身爱物,纯出于娱乐需求。杜荀鹤《登石壁禅师水阁有作》诗云:“渔父晚船分浦钓,牧童寒笛倚牛吹。”韦庄《浣阳间》诗云:“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虽然高雅文士白居易认为“山歌与村笛”实在“呕哑嘲哳难为听”,但在民间自娱自乐的活动中,笛却是最为流行的乐器。它音色嘹亮清脆,简单易学,便于携带,尤其在少年儿童中备受欢迎。牧童们在出行、晚归或备牧之闲暇,吹起随身所带的笛子,悦耳嘹亮的笛声既可驱除奔走的劳累,又能打发无聊的时光。唐末隐密的《牧童》诗写到:

牧童见人俱不识,尽着芒鞋戴蓑笠。
朝阳未出众山晴,露滴蓑衣犹半湿。
二月三月时,平原草初绿。
三个五个骑羸牛,前村后村来放牧。
笛声才一,众稚齐歌舞。
看看白日向西斜,各自骑牛又归去。

胸中郁闷的诗人,见此情景怎会不受感染,流露出对牧童无拘无束、无忧世事生活的欣羡之情。除“短笛”、“羌笛”外,心灵手巧的牧童们也常自己动手,卷叶为器,“隔堤吹叶应同伴”(张籍《牧童词》)。

“笛”和“蓑笠”的取用,基本完成唐人笔下“牧童”形貌的刻绘,诗人创作时经常两物连用。我们看栖蟾的《牧童》诗:“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如一幅简笔素绘,大体勾勒,而生动传神。虽不如东坡先生说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那般有深意,但在唐人笔下,披蓑负笠、倚牛吹笛的牧童们,其无忧世事、乐于天性的精神面貌总是晰然可感

的,这也正是唐人歌咏牧童时最为倾心的地方。

二、“牧童”之意蕴内涵

唐人笔下的“牧童”,就其进入诗歌创作所发挥的意义功能看,约分两类:一是偏于写实性的素材运用,多出现于山水田园类题材作品中;二是带有哲理内涵的象征体,寄寓了诗人的人生理念。

首先看偏于写实的“牧童”意象。《渭川田家》是王维田园诗的名作,诗中描绘了一幅田园暮归图。在诗人笔下,无论牛羊之归巷,还是野老倚门翘望,都与牧童相关,但诗人皆用侧笔,未作一字正面描绘。牧童,作为诗中并未正面出现的文学形象,隐约闪现于字里行间。诗人将这牧归图景作为开篇一幕,力求展示乡村傍晚时分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牧童还是民间的歌者。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梁甫吟》题解引《陈武别传》曰:“武常骑牧牛羊,诸家牧竖十数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泰山梁甫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1]汉吾丘寿王《骠骑论功》文说:“游童牧竖,咏德讴吟。”可见,牧童本是民间歌谣的重要创作者、传播者。唐人有很多咏及牧童唱歌的诗句,如常建《空灵山应田叟》:“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刘长卿《登吴古城歌》:“黍离离兮城坡圯,牛羊践兮牧竖歌。”大多时候,我们并不知晓牧童吹的是何曲,唱的是何歌,但只要诗中提到了“笛”、“歌”,人们总能感觉在作品描绘的空间里有一抹乐声在流动。牧童之歌为莽苍的旷野带来一份温情,为孤行的游子送来一丝慰藉。悠扬的笛声、飘摇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引向空旷远方,情、景、音三个层面立体交织,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牧童常游走于山林川泽,故对林泽中情形较他人熟知,所以古人认为有“疑似之迹”时应向他们询问。《吕氏春秋·慎行论》曰:“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2]

这里的“牧童”只是普通的人物指称,尚未具备文学形象应有的审美内涵,但据此可知,问途、问事于牧童的经验早就有了。唐代诗人多漫游之举,偶有迷途,牧童自然是他们询问的对象。杜牧《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被后来不少词曲家借用、引申,衍为词曲,传为佳话。

以牧归人、歌者、指路人身份出现的“牧童”,大致可代表唐诗中偏于写实性“牧童”的情况。就题材看,其中又以山水田园诗为多。可以说,如同“渔樵”形象是隐逸文学的重要象征符号,在唐代,“牧童”也发展

为山水田园诗的象征符号之一。

在诗歌创作行为中,意象选取很重要。意象的最主要功用是承担作者的意志、情感寄托。作为诗歌意象,“牧童”所蕴含的哲学内涵是远远超乎其作为实写性素材的运用的。

其一,倦而能归、顺时偃息的生活理念。唐代,最早将“牧归图”引入诗歌创作的是王维,其《野望》诗云: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诗中,“树树”、“山山”作为与人世相对的自然界代表,都顺乎节令之变;“牧人”、“猎马”作为与文士相对的民众生活空间的代表,也于夜幕降临时陆续回归村庄。将个人的“无所归”与自然万物的“有所归”进行比照,愈加显出诗人无所归依的悲凉情感。“牧人驱犊”、“猎马回归”类似陶渊明诗“飞鸟相与还”的自然之境。在看似白描、写实的笔触下,阐发的却是个体生命归在何处、如何回归等哲学命题的深刻思考。诗中的“牧人”,后人常引作“牧童”。我想,不必纠缠于“人”字与“童”字的差别,这里关注“牧人驱犊返”,旨在揭示其对唐人牧归情结的开启意义。

王维善于取用“牧归图”,且进一步加重其哲理内涵。如前所述,《渭川田家》篇首的牧归图景,渲染出日暮乡村的浓浓亲情、融融气氛,“牧童”的运用偏写实,哲理意味还不很浓。再看王维《淇上即事田园》,诗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间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将此诗与王绩的《野望》对比,两诗在立意、表现手法上都有相同的地方,但抒情主体的心态却迥然有别。《野望》中的诗人徘徊不知所归,是处于迷茫状态的求索者;《淇上》中的诗人却是幽居的“静者”,在“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时,尚可于“荆扉”中“乘昼关”。《淇上》诗的基调是静默和谐的,个体与外界自然无矛盾冲突。“牧童望村去”,洒落出一份倦而能归、顺时偃息的温馨,在诗人求索人生归处的问题上,契合了诗人随顺自然的心理追求。

其二,无心无念、自由无累的人生理想。追求自由人生,摆脱现实生活的烦恼,是汉魏士人生命意识觉醒后,经常思考的哲学命题。在唐人眼中,自由快乐的牧童最能体现“无心无念,自由无累”的人生理想。储光羲是唐代第一个创作《牧童词》的诗人,诗云:

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
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
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
方将忧暑雨,亦以惧寒阴。
大牛隐层坂,小牛穿近林。
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
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

同来放牧的伙伴们常常彼此呼唤,触物成吟,恣情而歌,取乐只在当下,而不必去管“声”“音”效果如何。他们的快乐是单纯而充实的,没有任何机心杂念。这种朴质、简单的生活状态,常使暂时隐居、赋闲的诗人们心有感悟。

至中晚唐,歌颂牧童悠然自得生活状态的作品更多了,如卢肇《牧童》诗:“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栖蟾《牧童》诗:“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这些牧童,寄寓着诗人对人生、生命的思考,流露出对自由无累的自然人生的向往。当然,偏于实写性的“牧童”与重在阐发哲理内涵的“牧童”,在实际创作中常常不能截然分开。

三、“牧童”至唐被发掘的原因

《庄子》一书中,渔父、牧童两个形象都是专门设置,用以阐发哲学义理的载体。早在魏晋时期,“渔父”形象就进入了文学创作,成为隐逸文学的重要象征符号,而“牧童”的被发掘,真正成为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文学形象却晚至唐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首先,与唐代农村生产发展有关。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乱,生产遭受极大破坏,田野放牧的现象并不普遍。汉献帝诗云:“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曹操也有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值此乱世,抛妻别子已为常事,哪里会有田园放牧的安泰景象。唐朝立国后,较重视发展生产,民力很快得到恢复,耕牧渐成为农村劳作的主体事项。唐太宗《重幸武功》诗云:“驻蹕抚田畝,回輿访牧童。”有问民意于林泽之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牧童作为农村牧业的主要承担者,群体数量自然会日有所增。当诗人们将眼光投向山川田野时,牧童及其所从事的牧业自然他们引起关注。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其三:“菊酒拂山客,萸囊系牧童。路疑随大隗,心似问鸿蒙。”孟浩然《田家元日》:“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如此安乐祥和的田家景象,正是唐代盛世文明的反映。

其次,与隋唐以来文士阶层的思想观念变化有关。《庄子·徐无鬼》中记载黄帝向牧童问路一事: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

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

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

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

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

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

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3]

这实际上阐发了老庄“无为”、“无事”的思想。这里的“牧童”,与《庄子·渔父》中的“渔父”一样,是作者传达某一思想的代言人,是一种“载道体”。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士人崇尚清谈,他们向往高逸的隐者,却不可能效仿乡村的牧童。“渔父”形象较符合隐逸高士的标准,于是魏晋士人对《庄子·渔父》中的“渔父”形象大有阐发。而在士族文人眼中,放牛牧马是极低等粗俗的劳动,与他们的身份不合。南朝士人的观念,也大多如此,如葛晓音先生《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照方式基本上沿袭东晋士族的习惯,而东晋士人向来鄙视农稼。田园诗则从它滥觞时起,就已在选景取材方面形成了以农事劳作和田家生活为主的大致框架。”^[4]所以,除陶渊明这个特例外,晋宋以下,隋唐之前,田园诗的发展一直处于暗流状态。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牧童”形象几乎未出现过。总之,由于六朝士族文人鄙薄耕牧、崇尚名节,他们标举高逸出世的“渔父”,却没有对天真淳朴的“牧童”产生兴趣。

时至唐代,文士阶层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众所周知,唐代文人大多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形成唐人特有的人生观、世界观。唐人的儒家情怀主要体现在追求建功立业、实现兼济之志方面,这使得他们多能关注下层民众。如前所述,盛唐山水田园诗中的“牧童”,或正驱犊回归乡里,或正与同伴吹笛取乐,为作品带上一缕清淳朴素的乡村气息。同时,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们,一旦仕途不顺,又在“牧童”身上追寻一种高洁的品质。储光羲的《牧童词》,就包含着“不役于外物”的“直道”精神。后来,由于佛教、道教的极大发展,这一源于儒家的思想品格才渐不为人关注了。

文人关怀宗教以解脱现实烦恼为旨归,佛教、道

教关于“心性”、“本初”等理论的阐发,对他们出处行藏、终极关怀等问题的思考影响很大。隋唐时期的佛教、道教,虽门派有别,但教义上却有不少相通之处。在心性问题上,佛教、道教虽有不同阐发,但经相互吸收最终调和为“修心复性”一途。文人靠拢宗教,接受和实践“修心复性”理论时,其所宣扬的自由心境与自然生活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地方。老子宣扬返归本初,庄子主张修生养性,禅宗讲求“明心见性”,都是说人们处在世间应该顺任自然,保其本心。当文人们无职闲居时,兼济之志暂时消隐,他们开始反思人生,此时追求“自由无累”成为主导思想。恰在此时,牧童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契合了诗人对自由心灵的渴求,遂成为他们对自然人生的寄托。最后,“牧童”哲学内涵的丰富,与宗教借用“牧童”形象宣传教义有关。在世俗世界里,儿童是最少沾染世俗之气的,于是不少释家子弟借牧童之口宣扬佛教义理。唐袁郊《甘泽谣》记载洛阳惠林寺僧人圆观与士人李源同行访道。途中,圆观托胎为婴,相约十二年后于杭州天竺寺外见面。十二年后,李源依约而往:

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

词切韵高,莫知所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5]

圆观转世的牧童,口中唱的虽是盛行民间的《竹枝词》,宣扬的却是今生前世的沉回轮转。“此身虽异性长存”中的“性”,就是“人之本性”,无论身在何世,这“性”是永不改变的。虽然这个牧童还有些假托的意味,但作者选取“牧童”作为圆观与李源相会时的身份,以乘牛唱歌作为其现身之状,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唐以后释家典籍中出现大量“牧童”形象和《牧童歌》。如《古尊宿语录》卷十九载“袁州杨岐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曰:

师入院上堂,僧问:“如何是杨岐境?”

师云:“独松岩畔秀,猿向下山啼。”

进云:“如何是境中人?”

师云:“贫家女子携篮去,牧童横笛望源归。”^[6]

《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载慈明禅师作《牧童歌》:“牧牛童,实快活,跣足披蓑双角撮,横眠牛上向天歌……”^[7]

将唐宋时期的这些材料联系起来,可以发现,释家子弟对“牧童”形象的借用,是有特定用意的。四川大足石窟有一副生动细腻的“牧童训牛”石刻,又称“牧牛道场”图,人们常认为是表现世俗生活的,现在看来其实是有深刻寓意的。该图表现的是释家子弟参禅修心的过程,“牧童”代表修行者,“牛”代表修行之心,以“训牛”表示修行者体悟参禅,调伏心意的历程。这一石刻的立意,正取源于牧童随缘而足、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借牧童之口宣扬佛家义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虽不甚直接,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人阐发哲理的视域。

上述大多诗歌中的“牧童”,宣扬的并非只是老庄之道,更多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生命的思考。作为人物形象,“牧童”也由单纯的“道”的传声筒,发展为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诗歌意象。

【参考文献】

-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4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79.605.
- [2]吕氏春秋:第22卷[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290.
-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3-634.
- [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70.
- [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43.
- [6]宋·颐藏主.古尊宿语录:第1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4.350.
- [7]宋·颐藏主.古尊宿语录: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4.182.

[责任编辑:王云江]

Shepherd Boy in the Tang Poetry

LIANG Hai -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t is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the Tang dynasty poets created the poetic image “Shepherd boy” successfully. In many Tang poems, the Shepherd boy wore rain hat, covered with hemp fiber and was playing flute on the back of cow. There are two kinds Shepherd boy in the Tang poetry: the realistic and the symbolic. The poets deposited their feeling for free - living to the later. As the image of Idylls and the symbol of natural life, the “Shepherd boy” keeps in step with the Tang poem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hepherd boy” become richer and richer, the poem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Key words: Shepherd boy; idylls; symbol; natural life

(上接第45页)

Argu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enterprise

FENG Rui - lin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As a kind of invisible property, the contrib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economical increase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articial studies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age, and analyses the present proble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age at our enterprise, then put forward the ways and measures in pursuing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age.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age; problem; way